

大秦帝国

第五部

铁血文明 上卷

孙皓晖 著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河南文艺出版社

第五部 铁血文明 上卷

孙皓晖 著

大秦帝国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河南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楔子..... 1

第一章 初政飓风

一 歧路在前 本志各断..... 8

二 大道不两立 国法不二出..... 20

三 人性之恶 必待师法而后正..... 31

四 旷古大旱 老话题突然重现..... 46

五 韩国疲秦计引发出惊雷闪电..... 57

六 振聋发聩的《谏逐客书》..... 65

七 欲一中国者 海纳为本..... 74

第二章 大决泾水

一 治灾之要 纲在河渠..... 79

二 雪原大险 瓠口奇观..... 89

三 法不可弃 民不可伤..... 97

四	天夺民生 宁不与上天一争乎	104
五	碧蓝的湖畔 抢工决水的烈焰轰然激发	111
六	松林苍苍 老秦人的血手染红了一座座刻石	123
七	泾水入田 郑国渠震动天下	131

第三章 乾坤合同

一	功臣不能全身 嬴政何颜立于天下	141
二	嬴政第一次面对从来没有想过的大事	152
三	王不立后 铁碑约法	168
四	架构庙堂 先谋栋梁	177
五	李斯的积微政略大大出乎新锐君臣预料	184
六	以战示形 秦军偏师两败于李牧	194

第四章 风云三才

一	尉繚入秦 夜见嬴政	204
二	傲岸两布衣 论战说邦交	213
三	驱年社火中尉繚突然逃秦	222
四	春令定准直 秦国大政勃勃生发	230
五	清一色的少壮将士使秦国大军焕然一新	234

第五章 术治亡韩

一	幽暗庙堂的最后一点光亮	241
二	韩衣韩车 韩非终于踏上了西去的路途	249
三	《韩非子》深深震撼了年青的秦王	254

四 天生大道之才 何无天下之心哉	260
五 韩非在云阳国狱中静悄悄走了	271
六 濒临绝境 韩王安终于要孤城一战了	277
七 忠直族群而术治亡国 天下异数哉	289

第六章 乱政亡赵

一 秦国朝野发力 谋定对赵新方略	294
二 赵迁郭开 战国之世最为荒诞的君臣组合	299
三 不明不白 李牧终究与郭开结成了死仇	314
四 王翦李牧大相持	325
五 天方艰难 曰丧厥国	342
六 杀将乱政 巍然大国自戕自毁	351
七 灭赵大战秋风扫落叶般开始	359
八 秦王嬴政终于昂首阔步地踏进了邯郸	365
九 烈乱族性亡强国 不亦悲乎	374

第七章 迁政亡燕

一 燕虽弱而善附大国 当先为山东剪除羽翼	384
二 束手无策的燕国酿出了一则奇计	389
三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	404
四 提一匕首欲改天下 未尝闻也	417
五 易水之西 战云再度密布	432
六 易西战场多生奇变 王翦军大破燕代	449
七 衍水苍苍兮 白头悠悠	462
八 迂阔之政：固守王道传统的悲剧	470

楔子

秦王政十年深秋时节，红霾笼罩秦川经月不散。

太阳堪堪爬上东方远山，瘦硬的秋风荡起了轻尘，渭水两岸橘红的土雾弥天而起，苍苍茫茫笼罩了山水城池田畴林木行人车马。大咸阳的四门箭楼巍巍拔起，拱卫着中央王城的殿宇楼阁，在红光紫雾中直是天上街市。连绵屋脊上高耸的龟麟雀蛇神兽仙禽，高高俯望着碌碌尘寰，在漫天漂浮的红尘中若隐若现。河山红颜，天地眩晕，怪异得教人心跳。然则，无论上天如何作色，曙光一显，大咸阳还是立即苏醒了过来。最后一阵鸡鸣尚未消散，城内大道已是车马辚辚市人匆匆。官吏们乘车走马，匆匆赶赴官署。日出而作的农夫百工们荷工出户，奔向了作坊，奔向了市中，奔向了城外郊野的农田。长街两侧的官署会社作坊商铺酒肆民宅，也业已早早打开了大门，各色人等无分主仆，都在洒扫庭除奔走铺排，操持着种种活计，开始了新的一日。

长阳街的晨市开张了。

这是咸阳南门内的一条长街。北口与王城隔着一片胡杨林遥遥相望，南北长约三里余，东西宽约十多丈，两厢店铺作坊相连，是秦国本邦商贾最为集中的大市。长阳街东面，隔着一片鳞次栉比的官邸坊区，便是天下闻名的尚商坊大市。两市毗邻，国府关市署将长阳街定名为国市，将山东商贾聚集的尚商坊定名为外市。咸阳老秦人却从来不如如此叫，只依着自家喜好，径自将长阳街呼为勤市，将尚商坊呼为懒市。个中缘由，却

也是市井庶人的感同身受。若比货物,尚商坊外市百物俱备,长阳街国市则只能经营秦国法令允许的民生货物。诸如兵器盐铁珠宝丹砂座车战马等等,长阳街决然没有。若比店堂气魄,长阳街多为三五开间的小店铺面,纵有几家大店,也不过八九开间,至多两层木楼一片庭院而已。尚商坊则不然,六国大商社无不飞檐高挑楼阁重叠庭院数进,家家都比秦国大臣的官邸豪阔。便是尚商坊的散卖店铺,也动辄十数开间,铜门铜柜精石铺地,其华贵豪阔,其大店做派,都与长阳街不可同日而语。

老秦人还是喜爱长阳街。

质朴的秦市,有独到的可人处。勤奋敬业,方便国人,白日从不停业,入夜则一直等到净街方关门歇息。若没有战事,大咸阳不在午夜净街,长阳街总有店铺通宵达旦地挑着风灯,等候着不期而至的漂泊孤客。每每是五更鸡鸣,曙色未起,尚商坊还是一片沉寂,六国商贾们还在梦乡,长阳街的晨市早已经是红红火火了。早起的老秦人趁着朦胧天光紧步上市,或交易几件物事,或猛啜一顿鲜香之极的锅盔羊肉,完事之后立即便去忙自己的生计。即或官府吏员游学士子,也多相约在长阳街晨市说事,吃喝间铺排好当日要务,便匆匆离市去应卯任事。日久成习,长阳街晨市不期然成了大咸阳一道诱人的黎明风物。

清晨相遇,市人的第一个话题大多是天气。

连日红霾,人们原本已经没有了惊诧,相逢摇头一叹,甚话不说便各自忙碌去了。今日却是不同,谁见了谁都要停下来嘀咕几句,说的也几乎都是同一则传闻:齐国有个占候家进了咸阳,占秦国红霾曰:“霾之为气,雨土霏微,天地血色,上下乖戾也。”不管生人熟人,相互嘀咕得几句,便争相诉说起一连串已经多日不说似乎已经遗忘了的惊诧疑问。有人忙着解说,甚叫霾,天象家阴阳家叫做“雨土”,老秦人说法是天上下土。有人便问,天上下土也得有个来由,秦川青山绿水温润多雨,何方来得如此漫天红尘整日作雨飘洒?有人便惊诧,老哥哥也,莫非秦国当真又要出事了?不管谁说谁问,话题都是一色的霾事。

“快去看了!南门悬赏!一字千金——!”

市人相聚私语之时,突然一个童仆从街中飞奔而过,清亮急促的稚嫩喊声一路洒落。无论是店中市人还是当街洒扫的仆役,一时纷纷惊讶。一老者高声急问:“甚甚甚,一字千金?说明白也!”有人遂高声大笑:“碎崽子没睡醒,你老伯也做梦么?一字千金,

我等立马丢了扫把，读书认字去！”街中店中，顿时一片哄然大笑。

“南门悬赏！一字千金！快去看了——！”童仆依旧边跑边喊。

随着稚嫩急促的喊声一路飞溅，市人渐渐把持不住了。先是几个好事者拔腿奔南门而去，接着便是店堂食客们丢下碗筷去了，接着，洒扫庭除者也拖着扫把抱着铜盆抹布纷纷向南门去了。不消片刻，连正在赶赴官署的吏员与游学士子们，也纷纷回车跟着去了。

南门东侧的车马场，大大地热闹起来了。

城墙下立起了一道两丈余高的木板墙，从城门延伸到车马场以东，足足两箭之地。木板墙上悬挂着一幅幅白布，从两丈多高的大板顶端直至离地三尺处，匹练垂空，壮观之至。最东边第一幅白布上，钉着四个斗大的铜字——吕氏春秋。铜字下立着一方本色大木板，板上红字大书：吕氏春秋求天下斧正，改一字者赏千金！一幅幅大白布向西顺次排开，上面写满了工整清晰的拳头大字。茫茫白墙下，每隔三丈余摆有一张特大书桌，案上整齐排列着大砚、大笔、大羊皮纸。每张大案前站定两名衣饰华贵的士子，不断高声地宣示着：“我等乃文信侯门客，专一督察正误之功！大著求错，如商君徙木立信。无论何人，但能改得一字，立赏千金！”

如此旷世奇观，潮水般聚拢的人群亢奋了。

不消半个时辰，南门东城墙下人如山海。护城河两岸的大树上，挂满了顽皮的少年。车马场停留的车马，被纷纭人众全部挤了出去。识字的士子们纷纷站上了石墩，站上了土丘，高声念诵着白布墙上的文章。人群中时不时一片哄然惊叹，一片哗然议论，直比秦国当年的露天大市还热闹了许多。大字不识一个的农夫工匠，此时则分外轻松地舒畅，遇见寻常难谋一面的老熟人，便哈哈大笑着一嗓子撻过去：“老哥哥能事！快去改，一个字够你走遍天下！”对面老熟人也笑呵呵一句撻过来：“该你老兄弟改！一个字，够你老嫖夫娶一百个老妻！”呼喝连连，阵阵哄然大笑不断隆隆荡开在漫无边际的人海。那些读过书识得字者，则无论学问高低根基深浅，都被邻里熟人撞掇得心下忐忑，各个红着脸盯着白布黑字的大墙，费力地端详着揣摩着，希图弄出一个两个自家解得清楚的字，好来几句说头。老秦人事功，你做甚得像甚，平日读书被人敬作士子，交关处却给不上劲，就像整日练武却从不打仗一样会被人看扁看矮的；改得改不得，不必当真，但有个说头，至少在人前不枉了布衣士子的名头。

突然,一个布衣整洁的识字者跳上了一个石礅,人海顿时肃静了。

“诸位,在下念它几篇,改它一字,平分赏金如何?”

“彩——!”人群哄然喝了一声。

布衣士子一回身,指点着白墙大布锐声念了起来:“这是《贵公篇》,云: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,必先公,公则天下平矣!……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,天下之天下也。阴阳之和,不长一类。甘露时雨,不私一物。万民之主,不阿一人。”

“高论!好!”人群中一片掌声喊声。

“改得改不得?”

“改不得——!”万众一吼,震天动地。

布衣士子无可奈何地做一个鬼脸,又指点着大墙:“再听!这是《顺民篇》,云:先王先顺民心,故功名成。夫以德得民心,以立大功名者,上世多有之矣!失民心而立功名者,未曾有之也。得民心,必有道。万乘之国,百户之邑,民无有不悦。取民之所悦,而民取矣!民之所悦,岂非终哉!此取民之要也。”

“万岁!”

“改得改不得?”

“一字不改——!”万众吼声热辣辣再度爆发。

布衣士子摇摇头,又回身指点:“再听,这是《荡兵篇》,云:古圣王有义兵,而无有偃兵。兵之所自来者久矣,与始有民俱。凡兵也者,威也。威也者,力也。民之有威力,性也。性者所受于天也,非人之所能为也,武者不能革,工者不能移。……天下争斗,自来者久矣!不可禁,不可止,故圣王有义兵,而无有偃兵矣!……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,亦大矣!兵诚义,以诛暴君而振苦民,民悦之也。”

“义兵万岁!”

“改得改不得?”

“改不得——!”

“不要赏金么?”

“不要——!”山呼海啸般的声浪淹没了整个大咸阳。

布衣士子跳下石礅,回身对着白布大墙肃然一躬,高诵一句:“大哉!文信侯得天下之心也!”一脸钦敬又神采飞扬地淹没到人群中去了,似乎比当真领了赏金还来得舒坦。

熙熙攘攘之际，一队人马护卫着一辆华贵的辎车驶到了。

辎车马队堪堪停在车马场边，已经下马的几个锦绣人物从车上抬下了一口红绫缠绕的大铜箱。其余锦绣人物，却簇拥着一个散发无冠的白发老者来到了大白墙下。

书案旁门客一声长喝：“群众让道^①，纲成君到——”

人群哗地闪开了。大红锦衣须发雪白的蔡泽，大步摇到了一方大石前，推开前来扶持的门客，一步登上石墩。人群情知有事，渐渐平息下来。蔡泽的公鸭嗓唧唧回荡起来：“诸位，老夫业已辞官，将行未行之际，受文信侯之托，前来督察征询一字师。《吕氏春秋》者，文信侯为天下所立治国纲纪也。今日公诸于咸阳市门，为的是广告天下，万民斟酌！天下学问士子，但有目光如炬者尽可正误。正得一字，立赏千金，并尊一字师！老夫已非官身，决以公心评判。来人，摆开赏金！”话音落点，两名锦绣人物解开了红绫，打开了箱盖，码排整齐的一层金饼灿灿生光，赫然呈现在了人们眼前。

万千人众骤然安静了。

百余年来，商君的徙木立信已经成为老秦人津津乐道的久远传奇。老秦人但说秦国故事，这徙木立信便是最为激动人心的篇章。无论说者听者，未了总有一句感喟：“移一木而赏百金，商君风采不复见矣！”不想，今日这文信侯一字千金，手笔显然是大多了。然则，商君作为是立信于民，这文信侯如此举动，却是所为何来？一部书交万民斟酌，自古几曾有过的？那诸子百家法墨道儒，皇皇典籍如满天群星，谁个教老百姓斟酌过？再说，老百姓有几个识得字，能斟酌个甚，只怕能听明白的都没几个。要老百姓说好，除非你在书里替老百姓说话，否则谁说你好？噢，方才那个布衣士子念了几篇，都是替老百姓说话的。怪道交万民斟酌，图个甚来？还不是图个民心，图个公议。可是，赫赫文信侯权倾朝野，希图这庶民公议又是为甚？列位看官留意，老秦人原本木讷厚重，商鞅变法之后的秦人，对法令官府的笃信更是实实在在；凡事只要涉及官府，涉及国事，秦人素来都分外持重，没有山东六国民众那般议论风生勃勃火热。荀子入秦，感慨多多，其中两句评判最是扎实：“民有古风，官有公心。”要使民众听从一书之说而怀疑官府，老秦人便要先皱起眉头揣摩一番了。今日这一字千金，不像徙木立信那般简单，小心为妙。世

^① 群众，战国话语，出《吕氏春秋·不二》：“听群众之议治国，国危无日矣！”

间事也是奇特,若蔡泽不说,老秦人还图个热闹看个希奇,尽情地呼喝议论;蔡泽气昂昂一宣宗旨,万千人海一时倒有了忐忑之心。

“天下文章岂能无改?在下来也!”

陡然一声破众,人海一阵骚动叫好,哗然闪开了一条夹道。

一个红衣士子手持一口长剑,从人海夹道赳赳大步到了大墙之下。蔡泽走下石礅,遥遥一拱手道:“敢问足下,来自何国?高名上姓?”红衣士子一拱手,昂然答道:“鲁国士子淳于越,孟子门下是也!”蔡泽不禁失笑道:“鲁国已灭,足下宁为逸民乎?子当楚人或齐人才是。”红衣士子断然摇手:“世纵无鲁,民心有鲁!纲成君何笑之有?”蔡泽摇摇头不屑与之争辩地笑了笑,虚手一请道:“此非论战之所,足下既有正误之志,请做一字师。”

“校勤学问,儒家当仁不让。”淳于越冷冷一笑,一步跨上石礅,剑指白布大墙,“诸位且看,此乃《仲秋纪》之《论威篇》,其首句云:‘义也者,万事之纪也,君臣上下亲疏之所由起也,治乱安危过胜之所在也。’可是如此写法?”

“正是!”周边士子同声回应。

“在下便改这个‘义’字!”淳于越的剑鞘不断击打着白布大墙,“义字,应改为礼字!万事之纪,唯礼可当。孔夫子云:悠悠万事,唯此为大,克己复礼也。礼为纲纪,决然不可变更。以义代礼,天下大道安在!”

人群却是出奇的冷漠,没有拍掌,没有叫好,红蒙蒙混沌天空一般。淳于越一时惊愕,颇有些无所措手足。突然,一个白发老者高声问:“敢问鲁国先生,你说的那个礼,可是孔夫子不教我等庶民知道的那个礼?那句话,如何说来着?”

“礼不下庶人!”有人高声一应。

“对对对,礼不下庶人!”老人突然红了脸,苍老的声音颤抖着,“万千庶人不能礼,只一撮世族贵胄能礼,也做得万事之本?啊!”

“说得好!老伯万岁——”

众人一片哄笑叫好,粗人索性骂将起来:“我当小子能拉出个金屎,却是个臭狐子屁话!”“直娘贼!礼是甚?权贵大棒槌!”“孔老夫子好阴毒,就欺负老百姓!”“还孟子门下,还鲁国,光腚一个,丑!不睬!”“鸟!还来改书,回去改改自家那根物事去!”

一片哄哄然嬉笑怒骂,淳于越羞愧难当,黑着脸拔脚去了。

“好！民心即天心，评判得当！”

蔡泽分外得意，长笑一阵，高呼一声：“《吕氏春秋》人皆可改，山东士子犹可改！”又吩咐下去，教门客们站上石礅，齐声高呼：“《吕氏春秋》人皆可改！山东士子犹可改！”蔡泽本意，是明知山东士子多有才俊，只有山东士子们服了，《吕氏春秋》才能真正站稳根基，所以出此号召之辞。但是，这句话此时在万千老秦人听来，却认定这是对六国士子叫阵，不由分说便跟着吼了起来，一时声浪连天，要将大咸阳城掀翻一般。如此直到过午，直到暮色，再也没有一个士子来做一字师了。

将灯之时，一个锦衣门客匆匆来到南门，挤到了蔡泽身边。

门客几句低语后，蔡泽大为惊愕，立即登上辎车淹没到红光紫雾中去了。

第一章 初政飓风

一 歧路在前 本志各断

月黑风高,一只乌篷快船离开咸阳逆流西上。

李斯接到吕不韦的快马密书,立即对郑国交了几件河渠急务,便从泾水工地兼程赶回咸阳。暮色时分正到北门,李斯却被城门吏以“照身有疑,尚须核查”为由,带进了城门署公事问话。李斯一时又气又笑,却又无从分辩。这照身制是商鞅变法首创,一经在秦国实施,立时对查奸捕盗大见成效,山东六国纷纷仿效。百年下来,人凭照身通行便成了天下通制。所谓照身,是刻画人头、姓名并烙有官府印记的一方手掌大的实心竹板。本人若是官吏,照身还有各式特殊烙印,标明国别以及官爵高低。秦法有定:庶民照身无分国别,只要清晰可辨,一律如常放行;官身之人,除了邦交使节,则一定要是本国照身。李斯从楚国入秦,先是做吕不韦门客,并非官身,一时不需要另办秦国照身;后来匆忙做了河渠令,立即走马到任忙碌正事心无旁骛,却忘记了及时办理秦国新照身。加之李斯与郑国终日在山塬密林间踏勘奔波,腰间皮袋中的老照身被挤划摩擦得沟痕多多,实在是不太明晰了。照身不清而无法辨认,原本便不能通行,李斯又是秦国官府

楚国照身，分明违法，却该如何分辩。说自己是秦国河渠令，忙于大事而疏忽了照身么？官吏不办照身，本身便是过失，任何分辩都是越抹越黑。李斯对秦法极是熟悉，对秦吏执法之严更是多有体味，心知有过失之时绝不能狡口抗辩，否则，被罚十日城旦^①，岂不大大误事？

“如何处置，但凭吩咐。”

在山岳般的城墙根的城门署石窟里，李斯只淡淡说得一句，甘愿认罚。不想，城门吏压根没公事问话，只将李斯摆在幽暗的石窟角落，拿着他的照身便不见了踪迹。李斯驰骋一日疲惫已极，未曾挺得片刻，便靠着冰冷的石墙鼾声大起了。不知几多辰光，李斯被人摇醒，睁眼一看，煌煌风灯之下竟是蒙恬那张生动快意的脸庞。

“李斯大哥，今夜兄弟借你。走！”

一句话说罢，尚在愣怔之中的李斯被蒙恬背了起来，大步走出石窟，钻进了道边一辆篷布分外严实的辎车飞驰而去。一路辘辘车声，李斯已经完全清醒，却只做睡意蒙眬一言不发。已经是咸阳令兼领咸阳将军的蒙恬，以如此奇特的方式借自己，实在是蹊跷之极。蒙恬不说，李斯自然也不会问。可是，究竟所为何来？李斯却不得不尽力揣摩。大约小半个时辰，辎车徐徐停稳，李斯依然蒙眬混沌的模样，听任蒙恬背了下车。

“李斯大哥，醒醒。”

“阿嚏！”李斯先一个喷嚏；又伸腰打了个长长的哈欠，再揉了一阵眼睛，这才操着北楚口音惊讶地摇头大笑，“呀！月黑风高，阴霾呛鼻，如此天气能吃酒么？”

“这是西门坞，吃甚酒，上船再说。”

“终究咸阳令厉害，吃酒也大有周折。”

蒙恬又气又笑，压低了声音：“谁与你周折，上船你便知道！”

“不说缘由，拉人上船，劫道么？”

“非常之时，非常之法，大哥见谅。”

“好好好，终究三月师弟，劫不劫都是你了。”

淡淡一笑，李斯便跟着蒙恬向船坞西边走去。连日红霾，寻常船只都停止了夜航，

^① 城旦，先秦至汉代通用刑罚之一。刑名取“旦（清晨）起行治城”之意，即自备衣食，清晨起来修筑城墙或服工程苦役。被罚者一般是修葺本地城池，为轻度违法之刑。

每档泊位都密匝匝停满了舟船,点点风灯摇曳,偌大船坞扑朔迷离。走得片刻,便见船坞最西头的一档泊位孤零零停泊着一只黑篷快船,李斯心头蓦然一亮。这只船风灯不大,帆桅不高,老远看去,最是寻常不过的一只商旅快船而已,如何能在泊位如此紧缺之时独占一档?在权贵层叠大商云集律法又极其严明的大咸阳,蒙恬一个咸阳令有如此神通?

“李斯大哥,请。”

方到船桥,蒙恬恭敬地侧身虚手,将李斯让在了前面。

正在此时,船舱皮帘掀起,一个身着黑色斗篷挺拔伟岸的身躯迎面大步走来,到得船头站定,肃然一躬道:“嬴政恭候先生多时了。”李斯一时愣怔又立即恍然,也是深深一躬:“在下李斯,不敢当秦王大礼。”嬴政又侧身船头,恭敬地保持着躬身大礼道:“船桥狭窄,不便相扶,先生稳步。”对面李斯心头大热,当即深深一躬,方才大步上了船桥。一脚刚上船头,嬴政便双手扶住了李斯:“时势跌宕,埋没先生,嬴政多有愧疚。”

“!”李斯喉头猛然哽咽了。

“先生请入舱说话。”嬴政恭敬地扶着拘谨的李斯进了船舱。

“撤去船桥,起航西上。”蒙恬一步上船,低声发令。

快船荡开,迅速消失在沉沉夜雾之中。船周六盏风灯映出粼粼波光,船上情形一目了然。船舱宽敞,厚毡铺地,三张大案不分尊卑席次按品字形摆开。嬴政一直将李斯扶入临窗大案坐定,这才在侧案前入座。一名年青清秀的内侍捧来了茶盅布好,又斟就热气蒸腾清香扑鼻的酹茶,一躬身轻步去了。嬴政指着年青内侍的背影笑道:“这是自小跟从我的一个内侍,小高子。再没外人。”

李斯不再拘谨,一拱手道:“斯忝为上宾,愿闻王教。”

嬴政笑着—摆手,示意李斯不要多礼,这才轻轻叩着面前一擦竹简道:“先生既是荀子高足,又为文信侯总纂《吕氏春秋》。嬴政学浅,今日相请,一则想听听先生对《吕氏春秋》如何阐发,二则想听听先生对师门学问如何评判。仓促间不知何以得见,故而使蒙恬出此下策。不周之处,尚请先生见谅。”

“礼随心诚。秦王无须介怀。”

“先生通达,嬴政欣慰之至矣!”

简洁利落却又厚实得体的几句开场白,李斯已经掂量出,这个传闻纷纭的年青秦王

绝非等闲才具。所发两问，看似闲适论学，实则意蕴重重，直指实际要害。你李斯既是荀子学生，如何却为别家学派做总纂？是你李斯抛弃了师门之学另拜吕门，还是学无定见只要借权贵之力出人头地？《吕氏春秋》公然悬赏求错，轰动朝野，你李斯身为总纂，却是如何评判？此等问题虽意蕴深锐，然回旋余地却是极大。大礼相请，虚怀就教，说明此时尚寄厚望于你。若你李斯果然首鼠两端，如此一个秦王岂能不察？更有难以揣摩者，秦王并未申明自己的评判，而只是要听听你李斯的评判，既是一种选择，也是一种冒险。也就是说，秦王目下要你评判学问，实际便是要你选择自己的为政立足点，若这个立足点与秦王之立足点重合，自然可能大展抱负，而如果与秦王内心之立足点背离，自然便是命蹇事乖。更实在地说，选择对了，未必壮志得遂；选择错了，却定然是一败涂地。然则，你若想将王者之心揣摩实在而后再定说辞，却是谈何容易！秦王可能有定见，也可能当真没有定见而真想先听听有识之士如何说法。秦王初政，尚无一事表现出为政之道的大趋向，你却如何揣摩？少许沉吟之际，李斯心下不禁一叹，莫怪师弟韩非写下《说难》，说君果然难矣！尽管一时感慨良多，然李斯更明白一点：在此等明锐的王者面前虚言周旋，等于宣告自己永远完结。无论如何，只能凭自己的真实见解说话，至于结局，只能是天意了。

思忖一定，李斯搁下茶盅坦然道：“李斯入秦，得文信侯知遇之恩，故而不计学道轩轻，为文信侯代劳总纂事务。此乃李斯报答之心也，非关学派抉择。若就《吕氏春秋》本身而言，李斯以为：其书备采六百余年为政之成败得失，以王道统合诸家治国学说，以义兵、宽政为两大轴心，其宗旨在于缓和自商君以来之峻急秦法，使国法平和，民众富庶。以治学论之，《吕氏春秋》无疑煌煌一家。以治国论之，对秦国有益无害。”

“先生所谓煌煌一家，却是何家？”

“非法，非墨，非儒，非道。亦法，亦墨，亦儒，亦道。可称杂家。”

“杂家？先生论定？文信侯自命？”

“杂家之名，似有不敬，自非文信侯说法。”

“先生可知，文信侯如何论定自家学派？”

“纲成君曾有一言：《吕氏春秋》，王道之学也。”

“文信侯自己，自己，如何认定？”

“文信侯尝言：《吕氏春秋》便是《吕氏春秋》，无门无派。”

“自成一家。可是此意?”

“言外之意,李斯向不揣摩。”

“本门师学,先生如何评判?”嬴政立即转了话题。

“李斯为文信侯效力,非弃我师之学也。”李斯先一句话申明了学派立场,而后侃侃直下,“我师荀子之学,表儒而里法,既尊仁政,又崇法制。就治国而言,与老派法家有别,无疑属于当世新法家。与《吕氏春秋》相比,荀学之中法治尚为主干,为本体。《吕氏春秋》则以王道为主干,为本体,法治只是王道治器之一而已。此,两者之分水岭也。”

“荀学中法治‘尚’为本体,却是何意?”

“据实而论,荀学法治之说,仍渗有三分王道,一分儒政,有以王道仁政御法之意味。李悝、商君等老派正统法家,则唯法是从,法制至上。两相比较,李斯对我师荀学之评判,便是‘法制尚为本体’。当与不当,一家之言也。”李斯谦逊地笑笑,适时打住了。

“何谓一家之言?有人贬斥荀学?”嬴政捕捉很细,饶有兴致。

“他家评判,无可厚非。”李斯从容道,“斯所谓一家之言,针对荀派之内争也。李斯有师弟韩非,非但以为荀学不是真法家,连李悝、商君也不是真法家,唯有韩非之学说,才是千古以来真正法家。是故,李斯之评判,荀派中一家之言也。”

“噢——?这个韩非,倒是气壮山河。”

“秦王若有兴致,韩非成书之日,李斯可足本呈上。”

“好!看看这个千古真法家如何个真法?”嬴政拍案大笑一阵,又回到了本题,“先生一番拆解,倒是剖析分明。然嬴政终有不解:仲父已将《吕氏春秋》足本送我,如何又以非常之法公诸于天下?”

李斯一时默然,唯有舱外风声流水声清晰可闻。嬴政也不说话,只在幽幽微光中专注地盯着李斯。沉吟片刻,李斯断然开口:“文信侯此举之意,在于以《吕氏春秋》诱导民心。民心同,则王顾忌,必行宽政于民,亦可稳固秦法。如此而已,岂有他哉!”

“秦法不得民心?”

又是片刻默然,李斯又断然开口:“秦法固得民心。然则,庶民对秦法,敬而畏之。对宽政缓刑,则亲而和之。此乃实情,孰能不见?敬畏与亲和,孰选孰弃?王自当断。”

“敢问先生,据何而断?”

“据秦王之志而断,据治国之图而断。”